



◎ 闻一多 著

# 神话与诗

SHEN HUA YU SHI

天津古籍出版社

B932

43

# 神话与诗

◎

闻一多著

SHEN HUA YU SHI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话与诗/闻一多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696-488-0

I. 神… II. 闻… III. ①神话—研究—中国②古典诗歌—  
研究—中国 IV. B932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1559号

---

**神话与诗**

闻一多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mailto:tjgj@tjabc.net)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50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7-80696-488-0

定价: 23.00元

Shen Hua Yu Shi



1/伏羲考

50/附一：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  
传说/芮逸夫

102/附二：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  
研究/常任侠

109/姜嫄履大人迹考

115/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142/神仙考

160/龙凤

164/说舞

170/司命考

173/东皇太一考

180/人民的诗人——屈原

182/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

193/什么是九歌

205/《九歌》的结构

212/律诗底研究

245/诗的格律

252/诗与批评

257/宫体诗的自赎

265/英译李太白诗

272/杜甫



# 伏羲考

## 一 引 论

伏羲与女娲的名字，都是战国时才开始出现于记载中的。伏羲见于《易·系辞下传》，《管子·封禅篇》、《轻重戊篇》，《庄子·人间世篇》、《大宗师篇》《胠篋篇》、《缮性篇》、《田子方篇》，《尸子·君治篇》，《荀子·成相篇》，《楚辞·大招》，《战国策·赵策二》。女娲见于《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但后二者只能算作汉代的典籍，虽则其中容有先秦的材料。二名并称者则始见于《淮南子·览冥篇》，也是汉代的书。关于二人的亲属关系，有种种说法。最无理由，然而截至最近以前最为学者们乐于拥护的一说，便是兄弟说。《世本·姓氏篇》曰：

女氏：天皇封弟弼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

此说之出于学者们的有意歪曲事实，不待证明。罗泌《路史·后纪二》和梁玉绳《汉书人表考》中的论调，不啻坦白地供认了他们所以不能不如此歪曲的苦衷，所以关于这一说，我们没有再去根究的必要。此外，较早而又确能代表传说真相的一说，是兄妹说。《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曰：

女娲，伏羲（羲）之妹。

《通志·三皇考》引《春秋世谱》，《广韵·十三佳》，《路史·后纪二》，马缟《中华古今注》等说同。次之是夫妇说。《旧唐书·乐志》载张说《享太庙乐章·钧天舞》曰：

合位媯后，同称伏羲。

据《乐志》，《钧天舞》是高宗时所用的乐章。这里以伏羲、女娲比

高宗、武后，正表示他们二人的夫妇关系。稍后卢仝《与马异结交诗》说得更明显：

女娲本是伏羲妇。

此后同类的记载有宋人伪撰的《三坟书》，元杜道坚《玄经原旨发挥》，和一些通俗小说之类。夫妇说见于记载最晚，因此在学者心目中也最可怀疑。直至近世，一些画像被发现与研究后，这说才稍得确定。这些图像均作人首蛇身的男女二人两尾相交之状，据清代及近代中外诸考古学者的考证，确即伏羲、女娲，两尾相交正是夫妇的象征。但是，依文明社会的伦理观念，既是夫妇，就不能是兄妹，而且文献中关于二人的记载，说他们是夫妇的，也从未同时说是兄妹，所以二人究竟是兄妹，或是夫妇，在旧式学者的观念里，还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直至最近，人类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许多边疆和邻近民族的传说中，伏羲、女娲原是以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于是上面所谓可以争辩的问题，才因根本失却争辩价值而告解决了。总之，“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的。现在将这两方面关于这题目的贡献略加介绍如下：

关于伏羲、女娲，考古学曾经发现过些石刻和绢画两类的图像。属于石刻类者有五种。

武梁祠石室画像第一石第二层第一图

同上左右室第四石各图

东汉石刻画像

山东鱼台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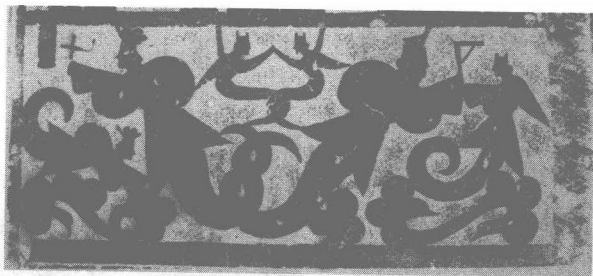
兰山古墓石柱刻像（以上二种均马邦玉《汉碑录文》所述）

属于绢画类者有二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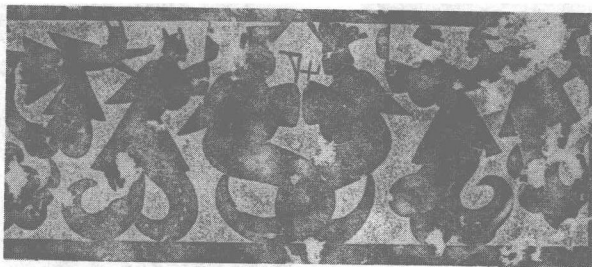
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Astana）墓室彩色绢画（史坦因得）

吐鲁番古墓出土彩色绢画（黄文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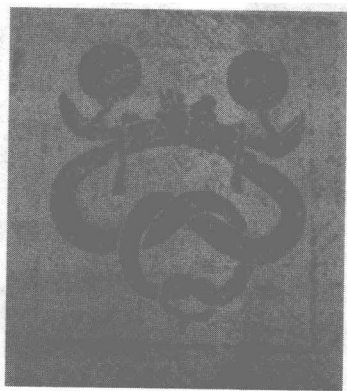
中以武梁祠画像尤其著名，诸家考释亦皆以此为根据。其中讨论得比较详细的，计有瞿中溶《武梁祠堂画像考》，马邦玉《汉碑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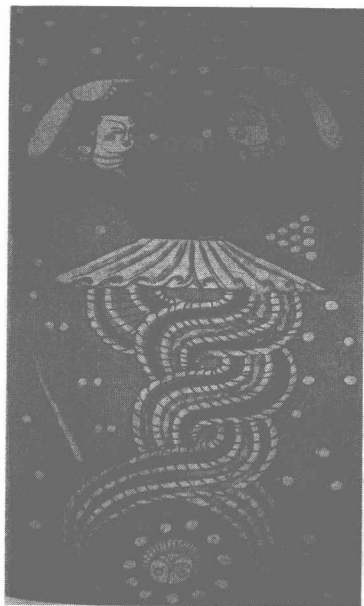
伏羲女娲 武梁祠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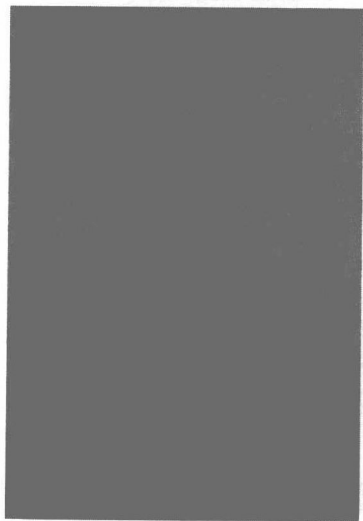
伏羲女娲 武梁祠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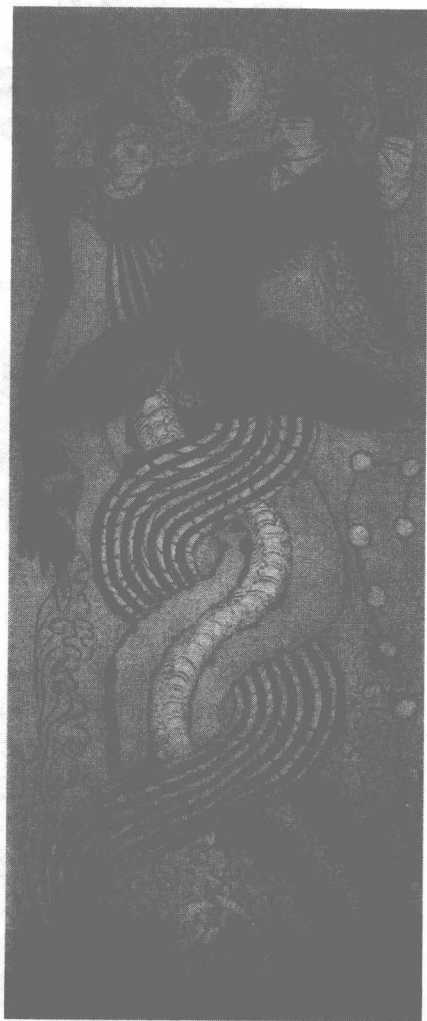
伏羲女娲 四川郫县一号石棺



伏羲女娲 唐·绢画



伏羲女娲 唐·绢画



伏羲女娲 唐·绢画





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伏羲、仓精”之语，既明见于画像的题识，则二人中之一人为伏羲，自不成问题，因而诸家考释的重心大都皆在证明其另一人为女娲。他们所用的证据，最主要的是诸书所屡见提到的伏羲、女娲人首龙身（或蛇身）之说，与画像正合。总之，考古家对本题的贡献，是由确定图中另一人为伏羲的配偶女娲，因而证实了二人的夫妇关系。

人类学可供给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我并不曾有计划地收集这些材料。目前我所有的材料仅仅是两篇可说偶尔闯进我视线来的文章。

1. 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

2. 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新报》渝版《学灯》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又《说文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

前者搜罗材料，范围甚广。记录着芮氏自己所采集和转引中外书籍里的洪水故事，凡二十余则，是研究伏羲、女娲必不可少的材料。后者论材料的数量，虽远非前者之比，论其性质，却也相当重要。所载苗族洪水故事，和汉译苗文《盘王歌》一部分，也极有用。现在合并二文所记，依地理分布，由近而远，列号标目如下：

1. 湘西凤凰苗人吴文祥述洪水故事（芮文——《人类学集刊》一卷一期 156—158 页）

2. 湘西凤凰苗人吴佐良述洪水故事（同上 158—160 页）

3. 湘西凤凰苗人《雉公雉母歌》（同上 160—161 页）

4. 湘西乾城苗人《雉神起源歌》（同上 161—163 页）

5. 葛维汉 (D. C. Graham) 述川南苗人洪水故事（同上 174 页）

6. 贵州贵阳南部鸦雀苗洪水故事（同上 174 页引克拉克 [Samuel R. Clarke] 《中国西南夷地旅居记》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pp. 54—55）

7. 贵州安顺青苗故事（同上 169—170 页引乌居龙藏《苗

- 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本 49 页)
8. 同上又一故事 (同上 170 页引前书 48 页)
  9. 苗人洪水故事 (同上 170—171 页引萨费那 [F. M. Savina] 《苗族史》 [Histoire des Miao] pp. 245—246)
  10. 黑苗《洪水歌》本事 (同上 173—174 页引克拉克《中国西南夷地旅居记》 pp. 43—46)
  11. 赫微特 (H. J. Hewitt) 述花苗洪水故事 (同上 171—173 页引前书 pp. 50—54)
  12. 广西融县罗城傜人洪水故事 (常文——《说文月刊》一卷十、十一期合刊 714—715 页)
  13. 广西武宣修仁傜人洪水故事 (同上 717 页)
  14. 汉译苗文《盘王歌书葫芦晓歌》 (同上 715—716 页)
  15. 云南保僛洪水故事 (芮文——《人类学集刊》一卷一期 189 页引维亚尔 [Paul Vial] 《保僛族》 [Les Lolos] pp. 8—9)
  16. 云南耿马大平石头寨粟粟人洪水故事 (同上 189 页)
  17. 云南耿马蚌隆寨老亢人洪水故事 (同上 189 页)
  18. 拉崇几哀 (Lunnet de Lajonguiere) 记法领东京蛮族 (Man) 洪水故事 (同上 190 页引萨维那《苗族史》 p. 105)
  19. 交趾支那巴那族 (Ba-hnars) 洪水故事 (同上引盖拉希 [Guerlach] 《巴那蛮族的生活与迷信》 [Moeuts et sperstitutions de Souvages Ba-hnars, Les Mission Catholique xix p. 479])
  20. 印度中部比尔族 (Bhils) 洪水故事 (同上 190 页引鲁阿特 [C. E. Luard] 《马尔瓦森林部族》 [The Iungles Tribes of Malwa] p. 17)
  21. 印度中部坎马尔族 (Kammars) 洪水故事 (同上 190—191 页引罗塞尔 [R. V. Russell] 《印度中部的土族与社会阶级》 [Tribes and Cast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 iii pp. 326—327)
  22. 北婆罗洲配甘族 (Pagans) 洪水故事 (同上 190 页引勃特 [Owen Butter] 《北婆罗洲的配甘族》 [The pagans of the



North Borneo] pp. 248—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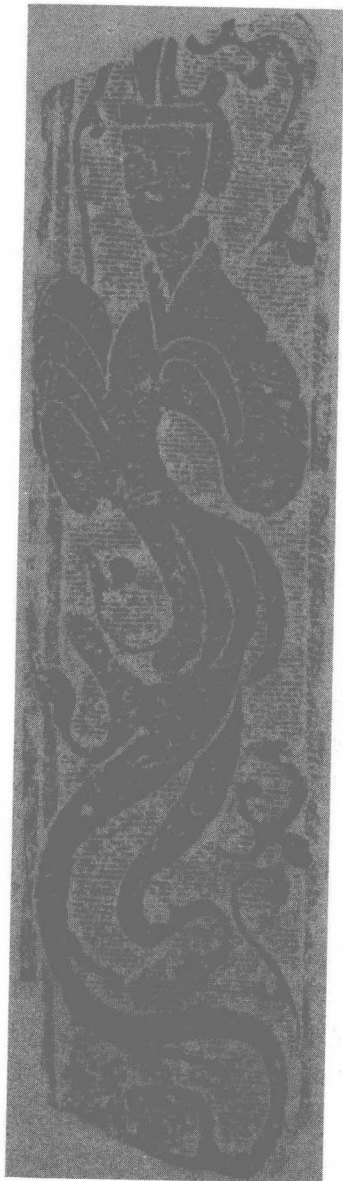
23. 同上又一故事 (同上 190 页引前书同页)

24. 海南岛加钗峒黎人洪水故事 (同上 189 页引刘咸《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一期 201 页)

25. 台湾岛阿眉族 (Ami) 洪水故事 (同上 189—190 页引石井信次 [Shinji Ishii]《台湾岛及其原始住民》[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its Primitive Inhabitants] p. 13)

以上这些故事，记载得虽有详有略，但其中心母题总是洪水来时，只兄妹（或姊弟）二人得救，后结为夫妇，遂为人类的始祖。3, 12, 兄名皆作伏羲，13 作伏羲，也即伏羲。18 兄名 Phu-Hay，妹名 Phu-Hay-Mui，显即伏羲与伏羲妹的译音。6 兄名 Bu-i，据调查人克拉克氏说，用汉语则曰 Fu-hsi，也是伏羲的译音。同故事中的妹曰 Kueh，芮氏以为即媧的对音，那也是可信的。除上述兄妹的名字与伏羲、女媧的名字相合外，芮氏又指出了故事中创造人类与洪水二点，也与文献中的伏羲、女媧传说相合。这类故事中的兄妹即汉籍中的伏羲、女媧，便可完全肯定了。但人类学对这问题的贡献，不仅是因那些故事的发现，而使文献中有关二人的传说得了印证，最要紧的还是以前七零八落的传说或传说的痕迹，现在可以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了。从前是兄妹，是夫妇，是人类的创造，是洪水等等隔离的，有时还是矛盾的个别事件，现在则是一个整个兄妹配偶兼洪水遗民型的人类推源故事。从传统观念看来，这件事太新奇，太有趣了。

以上介绍的芮、常二文，芮文以洪水遗民故事为重心，而旁及于人首蛇身画像，常文则以人首蛇身画像为主题，而附论及洪水遗民故事。前者的立场是人类学的，后者是考古学的。而前者论列的尤其精细，创见亦较多。本文的材料既多数根据于二文，则在性质上亦可视为二文的继续。不过作者于神话有癖好，而对于广义的语言学 (Philology) 与历史兴味也浓，故本文若有立场，其立场显与二家不同。就这观点说，则本文又可视为对二文的一种补充。总之，二君都是我的先导，这是我应该声明的。



女娲

## 二 从人首蛇身像 谈到龙与图腾

### 1. 人首蛇身神

人首蛇身像实有两种。一种是单人像，可用上名。一种是双人像，可称为人首蛇身交尾像。后者在我们研究的范围里尤其重要。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交尾像计有七件，如前所列。今就画像的质地分为二类，一是石刻类，二是绢画类。画像中的人物即伏羲、女娲夫妇二人，早有定论。但那人首蛇身式的超自然的形体，究竟代表着一种什么意义？它的起源与流变又如何？这些似乎从未被探讨过的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试求解答的。

文献中关于伏羲、女娲蛇身的明文记载，至早不能超过东汉。

王逸《楚辞·天问》注：“女娲人头蛇身。”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

《伪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蛇身人面。”

《帝王世纪》：“庖牺氏……蛇身人首”，“女娲氏……亦蛇身人



首”。（《类聚》二引）

《拾遗记》：“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文选·鲁灵光殿赋》注引）

不过《鲁灵光殿赋》虽是东汉的作品，所描写的则确乎是西汉的遗物。

灵光殿是鲁恭王余（前154—127）的建筑物。赋中所描写的是殿内类似武梁祠刻石的壁画。从恭王余到王延寿约三百年间，殿宇可以几经修葺，壁外层的彩色可以几经刷新，但那基本部分的石刻是不会有变动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在西汉初期既已成为建筑装饰的题材，则其传说渊源之古，可想而知。有了这种保证，我们不妨再向稍早的文献中探探它的消息。

《山海经·海内经》曰：

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殮之，伯天下。

郭璞注说延维即《庄子》所谓委蛇，是对的。委蛇的故事见于《庄子·达生篇》：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诒治为病，数日不出。

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

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湛《释文》，水污泥也）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蛰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峩，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雷<sup>①</sup>，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

① 原脱此雷字，今依文义补。



伏羲女娲

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关于“左右有首”，也许需要一点解释。《山海经》等书里凡讲到左右有首，或前后有首，或一身二首的生物时，实有雌雄交配状态之误解或曲解。（正看为前后有首，侧看为左右有首，混言之则为一身二首。详下）综合以上《山海经》和《庄子》二记载，就神的形貌说，那人首蛇身，左右有首，和紫衣旃冠三点，可说完全与画像所表现的相合。然而我们相信延维或委蛇，即伏羲、女娲，其理尚不只此。相传伏羲本是“为百王先首”的帝王，故觐之或见之者可以霸天下。上揭洪水故事 1, 2, 3, 4, 12, 13, 18, 都以雷神为代表恶势力的魔王，他与兄妹的父亲（即老伏羲）结了仇怨，时时企图着伤害老伏羲，最后竟发动洪水，几乎将全人类灭绝。这来，伏羲怕雷不是很自然的么？所以在《庄子》里，委蛇“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是不为无因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那以伏羲、女娲为中心的洪水遗民故事，本在苗族中流传最盛，因此芮氏疑心它即起源



于该族。依芮氏的意想，伏羲、女媧本当是苗族的祖神。现在我既肯定了所谓“延维”或“委蛇”者即伏羲、女媧，而《山海经》却明说他们是南方苗民之神。这与芮氏的推测，不完全相合了吗？

《海内经》据说是《山海经》里最晚出的一部分，甚至有晚到东汉的嫌疑。但传说同时又见于《庄子·达生篇》。属于《庄子·外篇》的《达生篇》，想来再晚也不能晚过西汉，早则自然可以到战国末年。总观上揭所有的人首蛇身神的图像与文字记载，考其年代，大致上起战国末叶，下至魏晋之间。这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因为那也正是古帝王的伏羲、女媧传说在史乘中最活跃的时期。最初提到伏羲或伏羲氏的典籍，是《易经》（《系辞下传》），《管子》（《封禅篇》，《轻重戊篇》），《庄子》（《人间世篇》，《大宗师篇》，《胠篋篇》，《缮性篇》，《田子方篇》），《尸子》（《君治篇》，又《北堂书钞》一五三引佚文），《荀子》（《成相篇》），《楚辞》（《大招》），《战国策》（《赵策·二》）。女媧则始见于《楚辞》（《天问》）和《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二人名字并见的例，则始于《淮南子》（《览冥篇》）。他们在同书里又被称为二神（《精神篇》），或二皇（《原道篇》《缪称篇》）。不久，在纬书中（《尚书中候》，《春秋元命苞》及《运斗枢》），我们便开始看见他们被列为三皇中之首二皇。大概从西汉末到东汉末是伏羲、女媧在史乘上最煊赫的时期。到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记》，盘古传说开始出现，伏羲的地位便开始低落了。所以我们拟定魏晋之间为这个传说终止活跃的年代。史乘上伏羲、女媧传说最活跃的时期，也就是人首蛇身神的画像与记载出现的时期，这现象也暗示着人首蛇身神即伏羲、女媧的极大可能性。

因左右有首的人首蛇身神而产生的二首人的传说，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发现的。

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京房《易传》）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女子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四臂共匈，俱前乡。……（《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蒙双民。昔高阳氏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颈二头四手。是为蒙双

民。（《博物志》二）

最后一故事说“同产而为夫妇”，与伏羲、女娲以兄妹为夫妇尤其类似。看来，不但人首蛇身像的流传很早，连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在汉族中恐怕也早就有了。

## 2. 二龙传说

揣想起来，在半人半兽型的人首蛇身神以前，必有一个全兽型的蛇神的阶段。《郑语》载史伯引《训语》说：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祭在，楛而藏之，传郊之，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帟而噪之，化为玄鼋。

“同”即交合之谓。《海内经》：“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郭注曰：“同犹通淫之也”，《急就篇》亦有“沐浴掬寡合同”之语，“二龙同于王庭”使我们联想起那“左右有首”的人首蛇身交尾像。

“二君”韦注曰“二先君”，《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虞翻曰“龙自号褒之二先君也”。由二龙为“同于王庭”的雌雄二龙推之，所谓“二君”自然是夫妇二人。夫妇二人有着共同为人“先君”的资格，并且是龙的化身，这太像伏羲、女娲了。伏羲本一作包羲，包褒同音，说不定伏羲氏与褒国果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至少我们以这二龙之神，与那人首蛇身的二神，来代表一种传说在演变过程上的前后二阶段，是毫不牵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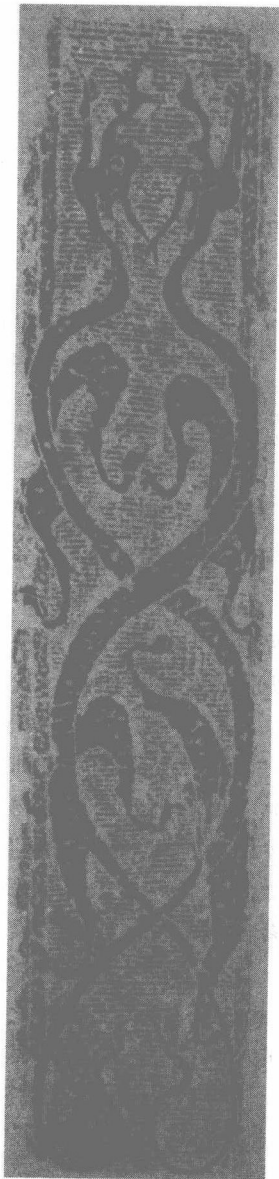
在现存的文献中，像《郑语》所载的那样完整的故事，那样完好的保存着二龙传说的原型，不用说，是不易找到第二个的。不过关于这传说的零星的“一鳞半爪”，只要我们肯留心，却几乎到处都是。现在我们略举数例如下。

### （一）交龙

交龙为旂。（《周礼·司常》）

昔黄帝驾象车，交龙、毕方并辖。（《风俗通·声音篇》）





交龙 南阳画像石

锦有大交龙，小交龙。（《邨中记》）  
 什么是交龙？郑玄注《周礼·司常》“诸侯建旂”曰：“诸侯画交龙，一像其升朝，一像其下复也。”“升朝”、“下复”的解释很可笑，但注文的意思，以为交龙是两龙相交，一首向上，一首向下，却不错。他注《觐礼记》“天子载大旂，像日月，升龙降龙”曰：“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纓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所谓“交画升龙降龙”，正是两龙相交，一首向上，一首向下之状。《释名·释兵》曰：“交龙为旂。旂，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刘熙的解释与郑玄略异，但以交龙为两条龙，则与郑同。

所谓交龙者既是二龙相交的图像，而绘着这种图像的旂又是天子诸侯的标识，则交龙与那“同于王庭”的褒之二龙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可无疑问了。《汉书·高帝纪》上说：

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sup>①</sup>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这交龙也是指相交的雌雄二龙一雄龙神，雌龙刘媪<sup>②</sup>。代表神与刘媪的二龙，与代表褒之二君的二龙，仍然是同一性质的东西。我

① 《史记》作“蛟”，误。说详下注。

② 下文说高祖“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高祖自己是龙，他母亲也当是龙。《正义》引《陈留风俗传》曰：“沛公起兵野战，丧妻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酒跃入梓宫。”可证刘媪也原是龙。这里刘媪一龙，神一龙，正是二龙。